

長春文史資料



附 系 159 系

83



政协吉林省长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勘 误 表

17页	22行	“那知到”应为“那知道”
18页	17行	“廓坊”应为“廊坊”
18页	24行	“中校团付”应为“中校团附”
19页	19行	“支字不提”应为“只字不提”
26页	1行	“知到情报”应为“接到情报”
26页	10行	“安西事变”应为“西安事变”
30页	24行	“风声鹤泪”应为“风声鹤唳”
35页	1行	“拥肿”应为“臃肿”
35页	14行	“驼一把太师椅”应为“驮一把太师椅”
38页	6行	“燃放炸炮”应为“燃放炸炮”
38页	16行	“严励督飭”应为“严厉督飭”
41页	19行	“变成叭哑”应为“变成哑叭”
43页	10行	“喘呼不已”应为“喘吁不已”
46页	16行	“触雷毙命”应为“触雷毙命”
50页	2行	“王道乐土”应为“王道乐土”
53页	13行	“复牲马”应为“复姓司马”
55页	3行	“目不转眼”应为“目不转睛”
57页	11行	“拨扈”应为“拨扈”
58页	10行	“真够厉害”应为“真够厉害”
59页	16行	“仿佛”应为“仿佛”
62页	24行	“等得改编”应为“等待改编。”
64页	11行	“问讯”应为“闻讯”
64页	15行	“毕竟”应为“毕竟”
65页	14行	“竟敢”应为“竟敢”
72页	20行	“拨扈”应为“拨扈”
73页	2行	“A高地”应为“B高地”
83页	5行	“务事官”应为“事务官”
84页	12行	“这部人”应为“这部分人”

86页	10行	“金洲”应为“金州”
89页	19行	“旋顺口”应为“旅顺口”
89页	22行	“要塞傍边”应为“要塞旁边”
94页	1行	“王道乐土”应为“王道乐土”
96页	19行	“老家货”应为“老家伙”
97页	11行	“招收”应为“招收”
97页	13行	“满州”应为“满洲”
97页	17行	“满清”应为“清朝”
98页	6行	“宾馆”应为“宾馆”
100页	16行	“神精”应为“神经”
101页	24行	“简漏”应为“简陋”
104页	14行	“成吉思汗”应为“成吉思汗”
104页	16行	“（台风”应为“（台风）”
104页	21行	“成吉思汗”应为“成吉思汗”
105页	8行	“满清政府”应为“清政府”
105页	20行	“军营区”应为“军管区”
109页	17行	“轻举忘动”应为“轻举妄动”
112页	11行	“周同志的的”应为“周同志的”
114页	3行	“我逐”应为“我遂”
117页	4行	“争扎”应为“挣扎”
124页	17行	“名薄”应为“名簿”
127页	12行	“把我仍下”应为“把我扔下”
131页	7行	“威胁”应为“威胁”
131页	14行	“蓬来”应为“蓬来”
137页	19行	“特务物”应为“特务”
140页	13行	“实现”应为“体现”
151页	10行	“有的有约”应为“有的”
154页	20行	“海参威”应为“海参崴”

Y747/12

《 长春文史资料 》 目 录

第 2 期

1983年5月

屈折的历程 悲惨的结局.....李树桂 (1)

——回忆东北军第六十七军

- (一) 67军成立前的一段史实
- (二) 长城抗战时期的67军
- (三) 受蒋介石的愚弄和驱使在河南、陕南同红军作战经过
- (四) 西安事变前后,在陕甘地区活动情况
- (五) 七七事变后,在河北,上海同日寇作战实况

伪满第五军管区内幕.....刘 放 (46)

- (一) 张海鹏与伪第五军管区
- (二) 从承德到朝阳
- (三) 会见鹏飞
- (四) 拔扈的洮辽系军官
- (五) 凶险的旅途
- (六) 热河一隅
- (七) 王静修其人其事
- (八) 一次逮捕事件
- (九) 有关王维藩的几件事
- (十) 古北口
- (十一) 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
- (十二) 卢静远

伪满大同学院学习生活琐记.....于也华（83）

在苏联战俘营.....高丕琨（109）

（一）光复前后

（二）周岩峰的到来和国民党在九台的活动

（三）苏军进驻九台县 搜查营城子煤矿

（四）我被苏军逮捕和克格勃对我的审问

（五）从敦化到苏联的古劳帖稿（四站）

（六）坐瓦罐火车去阿赞卡

（七）在库斯坦奈战俘营

（八）战俘营里的中国人

（九）日俘枪杀苏联卫兵 去杰兹卡兹甘惩罚收容所

（十）去卡拉干达俘虏营的劳动和生活

（十一）成立了战俘民主委员会

（十二）几桩趣闻

（十三）俘虏营以外的所见

（十四）过筛子 准许俘虏通信

（十五）从哈巴罗夫斯克经纳霍得卡被遣返回国

（十六）被拘留的朝鲜人

屈折的历程 悲惨的结局

——回忆东北军第67军

李树桂

东北军第67军是于1933年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主任期间组建的，辖107师、111师和112师。107师原系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号称张氏父子的警卫旅。该旅士兵素质较好，装备精良，是东北军中一支劲旅。67军的经历是屈折的，它成立于日寇进攻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急存亡之际，有过于古北口抗战、滦河抗战等光荣的战斗历程，也有过受蒋介石的愚弄和驱使同红军为敌的不光彩的一页；它在陕北“剿共”中受重创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同红军化敌为友，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这是67军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仅仅是在这个时候，67军的几万名东北子弟才感到有了“打回老家去”的希望。出现了象王以哲、高福源这样有益于国家民族、有益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死后被追认为烈士的顺应时代潮流的历史人物。67军的结局是悲惨的，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经过改编、肢解，调到上海战场，假手日寇把它消灭；67军几万名东北子弟中除少数人投靠了蒋介石，大多数人陷于颠沛流离的困境，其中很多人怀着未能打回老家去的遗恨，死在异乡。笔者早年曾在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以后又在67军及67军的107师长期任职。现将亲身经历的67军的终始，记其大概于下，供史家参考。

67军成立以前的一段史实

成立67军是有来由的，它同热河沦陷前后以及长城抗战当时的形势是有密切联系的。

热河之行 1932年初，占领东北三省全境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正极力巩固刚刚拼凑成的伪满洲国，并准备向热河与华北进犯；另一方面，刚撤退到华北北部地区的国民党东北军，也正在整顿和频繁的调动，准备对日寇进行有力的抗击。因而，战事从表面上停顿了下来。可是这时，在东北军上层，发生了一次轰动一时的纷争，双方剑拔弩张，几近火拼。原因是：张学良将军周围的一些人，如万福麟、王以哲等认为汤玉麟在热河政治腐败，怨声载道，动辄以功臣元老自居，专横跋扈，不服令制，加上有私通日寇的嫌疑，所以主张拿掉他；但张作相、王树常等人则认为传闻不可轻信，外敌压境，激成事变，反弄巧成拙，主张留用。于是，张学良将军采取了兼顾两方面意见的策略。在王以哲的建议下，秘密调集了三个步兵旅，向热河进发。而热河的汤玉麟闻讯后也调兵遣将，以防不测。我恰于此时，接受了一个特殊任务，得以亲历目睹了两方面的情况。

1932年初夏，驻防在北平清河镇整训的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王以哲部（当时我就任旅部少校参谋），奉命向古北口开拔。予计进入热河后对汤玉麟所部，做攻势的战斗准备。部队行动迅速，动向机密，局外人知道的很少。该旅刚越过古北口继续前进中，忽受命暂行停止，警备待命。这时旅的前卫部队已经和巴什营子热军蹇

团隔河对峙，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部队停止前进的第二天下午，旅长王以哲和参谋长梁同淇把我找去，叫我即刻陪同刚从承德来的唐精武参谋去热河。旅长说：“唐是奉汤的命令来对我旅的动向探风摸底的，我只敷衍一下。可是你这次去可关系重大，汤玉麟有可能要亲自盘问你。”接着就把见汤时应当回答的话详细地告诉了我。还面授机宜：“你主要的任务还不在此，而是去搜集汤勾结日寇确凿的证据，发现汤周围人的矛盾。如果有人对你勾搭拉拢或提供这方面的材料，要热情接洽，严守秘密。”梁参谋长同时指示我：“对去热河沿途的兵要、地理、地志可写成报告或绘图，雇人送回来，供尔后行动的参考。”

当天下午，我就随同唐精武乘原车到了承德。受到热河军部责任参谋崔广森（辽宁人讲武堂4期陆大8期毕业）的热情招待，谈至深夜始陪送招待所就寝。翌日早饭后，崔参谋传话“请不要远离，汤大帅定十点钟召见你。”届时，一名副官领我进入省政府豪华的会客厅。在沙发上就座，献上烟茶。看到墙上悬挂着张作霖的巨幅照片和一大幅张和汤的合影。在另一面墙上，特别引人注意地挂着《猛虎下山图》和《猛虎长啸图》。虎视眈眈，威势逼人。这两幅图使人想起“汤二虎”的绰号，望之使人悚然起惊。少顷，在一连串“大帅下来啦”的喊声中，门帘启处，汤玉麟领着几个人阔步而进。这个被张作霖依为股肱的“双枪将”，原来是一个长相粗鲁、派头十足、年约五十多岁、中等身材的黑胖子。我首先起立敬礼，并问“大帅好！”经一番客套：“坐吧！坐吧！”他在条案头铺有虎皮的独座沙发上就座。汤首先问我“你在王鼎芳（王以哲的号）手下几年啦？都干过什么？你们第七旅何时开到古北口的？”我都一一如实地作了回

答。接着他直接了当地问：“你们旅进入热河有何贵干？受谁的命令？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一声？”我回答道：“古北口是保卫平津一带的战略要地。第七旅是张副司令的警卫旅，这次是奉张副司令的命令进驻古北口一带的；至于进入热河境内，只不过是一般的诶防和演习。因开拔匆忙，事先没来得及向你老报告，所以旅长派我来向大帅解释，请大帅原谅。”他又问：“听说万福麟在怀柔、密云的两个旅，也正向热河进发，不知是否确实？”我答道：“我听旅长谈过，只是换防，并不是向热河方向，详细情况，我就不甚了解了。”他点了点头，但脸上却显出一种不相信的表情。接着，他声音有些提高，以近似发牢骚的口吻说：“我汤某虽是粗人，但忠义二字，还知珍惜；少帅有时对我怀疑，不加信任，我都不怪他，我知道都是那帮坏人挑拨的。他现在是主持华北和东北军的首领，我是地方官又兼军长，能不服从他的指示吗？我若有三心二意，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老师呀！我和老师是八拜之交，出生入死的弟兄，怎能背信弃义，反叛他的家业和少帅作对呢？我汤某人良心未泯，怎能和日本人勾结，出卖祖宗？我知道王鼎芳是少帅的心腹，第七旅来到还没有什么。万福麟是个什么东西？事情都坏在他的身上。有本事的去收复黑龙江？如果他的部队敢来，想在我这里找便宜，我豁出这条老命和他拼了。你回去和王鼎芳说明我的意见，请他转报少帅：我汤某是个忠臣，绝不会有二心，绝不会和日本鬼子串通，阴一套、阳一套，不听他的命令。我是坚决支持和拥护他的。”我连连点头，应声回答：“是！”并欠身说道：“请大帅放心！这些话我一定如实地代达。”他很高兴。又问了北平的近况和第七旅的人事、装备等情况。约一个多小时，才让我下去。

并说：“多玩几天吧，就说我留下的。”又对旁边的副官说：“这是我的客，好生给我招待。”于是，我就在承德多呆了两天。

两天来受到了十分特殊的款待。一日三餐都是高级官员请客（从省府各厅长到军部各处长），宴席丰盛自不必说，还招待土产的“巴拉罕”鸦片烟，我因不会吸，只能应景而已。第二天，游览了“避暑山庄”的内外八景。在内八景中值得一提的是“铜亭”，远看金碧辉煌，闪光耀眼，近看是个八角飞檐直径约五米圆形有座的凉亭，煞是好看。据陪同的人讲：铜亭上的瓦全是铜合金制成的，含赤金约30%至50%。铜瓦每块重约一公斤，各瓦互相连锁，由一块主瓦作关键，主瓦不移开，整体休想拆散。但那块是主瓦？钥匙已不知去向，所以就无人能卸开了。传闻此亭是清康熙年代高丽国的贡品。当时感到毫无道理的是，这些美景均被汤划为私人游猎的围场（内有鹿场），方园数十里，四周岗哨林立，不准一般百姓接近。

第三天，以上街游逛及买东西为由，深入民间探询民情与舆论，并将两天的见闻作出笔录；去参谋处通过“聊天”的形式了解汤玉麟的兵力布置及其装备、实力等，直到深夜。

第四天下午返回古北口，立即向旅长作了详细的汇报。我在途中所绘略图，参谋长告诉已收到。当晚旅长交给我一封亲笔信，令我明早去北平顺承王府向张学良当面汇报热河的情况。翌日拂晓，我率原勤务兵，骑马迳赴北平，于下午五时许到王府。稍候片刻里面即传出话来：“古北口王旅长的来人立即接见。”我被带到一间不大的会客室，刚坐在沙发上，有人掀起门帘，高声说：“副司令来啦！”话音一落，就见副司令身穿便服，拿着旅长的信，很潇洒泰然地走进屋来。我

立即起身立正敬礼说：“问老师好！”他微笑点头，以手示意叫我坐下。然后他坐在上首沙发上，拿着旅长的信，看了起来。……我过去曾在讲武堂、高研班，和阅兵大典，以及他巡视北大营的时候见过他。但单独对面相见，这还是第一次。我发现他的精神很好，只是面庞瘦削了些。眼角、额头已出现操劳的痕迹。而潇洒的风度没有变化。尤其那双富于理想的眼睛，此时多添了一层深思的神彩。他看完了信，问我：“你是亲去热河见过汤省长的李参谋吗？”我欠身应道：“是的。”他说：“你把经过谈一下，要详细些。”我于是就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他边喝茶，边细心地听着。当我讲到汤玉麟大发牢骚时，他显得特别专注，但始终没插一句话。直到我谈完，才问：“汤省长接见你时都有谁在座？长相什么样？说了些什么？”我回答说：“因我不认识，事后听说都是省内的几个厅长。”接着又问我“请你吃饭的几个人都说了些什么？”甚至连他们的举止细节等等也都问到了；我都一一作了详尽地回答。我感到，他对汤玉麟周围的一些人是比较熟悉的。问过之后，他略微沉思一下，然后问我：“你总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说：

“他们对我都很热情，对你老都表露一种忠诚无贰的情意。可是，我总觉得，汤省长的态度是摇摆的，二心不定的。”这时，他注视着我的眼睛问：“何以见得？”我道：“汤省长本人是个直性子，还没直接的发现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但是他最亲近的那部分人意见有分歧，他们经常当我的面发生公开争论，比如第7旅进驻古北口，甚至进入热河境内，合理不合理？日军战斗力如何等等……这些，都间接对抗日和对你老的态度有关；如果汤省长的意志坚决倒向某一边的话，这些人的态度就不会是这样的。”他听后马上询问这

部分人的职务及其观点，我尽所知详细回答。接着他又问道：“依你所见所闻，热河的备战情况怎样？”我答道：“稍有一些部署，全军尤其承德附近的驻军，正在改装钢架的重机关枪，准备防空；在物资装备方面也有所筹划。然而，无论是军部、参谋处的高级官员仍然是花天酒地，准备打仗的气氛，几乎是看不到。高级军官几乎都抽鸦片烟”……我刚谈完，一种忧虑之色掠过他的面容，他似乎还想说什么，但看了看表，对我说：“就谈到这里，你回去吧。”我立刻站起来。他又说：“今天这些话，除王旅长外不要对任何人讲。”我立正应个“是”，就敬礼转身退出，由承启官送出中门。

张学良将军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并参证我的口头汇报，认为汤玉麟并没和日寇勾结，还能服从指挥，因此从抗日大局着眼，暂时没有更换汤玉麟省长兼军长的职务，一场风波幸告平息。他把万福麟的两个旅调到冀东、长城各口布防；命令第7旅放弃对热河的攻势战斗准备。不久，又调王以哲到“军委会北平分会”任第一处处长。我也被调到军分会一处一组任少校组员（组长金元铮）。第7旅由南京改番号为第107师，师长戴联奎，戴病故后由张政枋接替。

热河沦陷前后 1932年6月初，张学良采纳王以哲的建议，以热河东部地区做为抵抗日寇进攻的防御地带，选派战略家和工兵科人员十几人组成“热河国防工事考察组”，以军分会第二处处长杨正治（安铭）为组长，到热河进行勘察。我被指定参加。到承德时，受到汤玉麟的盛情款待。并由他下令各县、各部队，给与协助和方便。以热河军部参谋处崔广森为首的几个人也参加了考察组的工作。考察组首先研讨确定了防线的地段和位置：主阵地线为乌丹城、赤峰、建平、朝阳一线（计划修三道纵深防线，每道隔五百米

至一千米)，背后依靠大青山。前沿以开鲁、朝阳寺之线为警戒线（前进阵地），以确保承德。接着研讨了据点和工事种类、布置、所需兵力、装备、构筑所需的材料和人工、时间、经费等等。预定在两个月内把这种半永久性纵深防御阵地带完成。

考察组分成若干小组，热情奔波，攀山下沟，实际勘查、测量，忙录了二十多天，初步拟定了方案和规划；返回北平后，又花了十余个昼夜，绘成略图十余幅、说明一巨册。由组长向张副司令详细汇报，张表示很满意，并派专人携赴南京国防部请示。国防部压了很久，在张副司令一再函电催促下，终以“国库枯竭，从缓办理”八个字作了答复，这等于给人当头一棒，泼面冷水。南京政府把热河全境国土弃置不顾。这不能不使人们感到十分愤慨和疑惑：如果真的是“国库枯竭”？那么为什么同时在江西大部分国民党的“剿共”部队，却要什么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供应源源不断呢？要说重要性，难道还有什么比保家卫国、求亡图存、抗拒日寇、进而收复失地，更为重要的事情吗？这一连串的问号，开始在北平军分会的全体人员的头脑里盘旋、萦绕，引起人们的深思。这个拒绝拨款，打击了东北军的抗战热情，破坏了全盘的战略部署，致使热河、长城抗战的迅速失败。而且对东北军在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从反面起了重要的、也是第一个心理上的准备与推动作用——这是南京政府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

顺承王府三个月 1932年末，热河边境和长城战略上的各大口，屡遭日寇的挑畔、骚扰。热河境内汉奸、日特也不断的造谣、挑拨，猖獗滋事。日军在热河边境附近集结的消息也不时传来，战争已迫在眉睫。张学良为了随时了解前方情况，令王以哲处长在顺承

王府官邸的东院，设一地图参谋室，以便就近查询；处长令我和上尉组员惠德安负责布置。我俩携带大批有关地图及必需用品到官邸东院一大间会议厅（分内外两大间）布置完毕。外间暂作办公室（登记、注册由电务室、秘书处转来的文件、电报。张副司令有关军事上的批件急需处理的，经过登册分类，由副官分送各处办理。非急件，即编号、登记、存卷备查）。里间，为地图室。一面山墙上，张挂百万分之一的东北四省彩色全图。正面墙上挂五千分之一热河省全图。图上以红笔勾划出日军驻地、动态、兵种、兵力、预计的前进方向并用箭头标明；以兰笔勾划我华北部队及东北义勇军的活动状况及驻地等；另用红兰色小三角旗，写上部队番号，分别钉在驻地。在屋中大长条案上，铺着热河东部地区详图，以兵棋队标，摆好部队驻地位置，能随时按情况变化而移动队标（用布帘苫好）。翌日两位处长（副处长陈钦若）前来查看后，令我俩从此即来这里值班。这样，我和张副司令及来宾和所属部队将领，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因地图参谋室和他的内室距离很近，只要他在北平几乎天天必来几次。有时于傍晚携同其他高级将领来，或由处长陪来，就地图研究情况变化、兵力调动等。他们来时我打开地图上的遮帘，呈上“情况概要”附图表，随即退至外间。有时副司令自己一人前来，查阅地名、位置、战况等。记得当时来过的和经常来的有张作相、万福麟、于学忠、谭海、刘多荃，王化一、王卓然、赵毅等；还有没见过面（不敢探问姓名）的中央大员和来宾。这样我逐渐认识了许多北方将领；同时也熟悉了张副司令的脾性。我随时准备好情况概要，只他一进屋门，我立即面交；他有时问到什么就简要报告一句……如今天日军进逼某地，或今天情况没变化。然

后，走向里间拉开地图遮帘，任他观看及提问。……从他每天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和战局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随着战局的转移，我感到他的忧虑神态越来越沉重，对日寇的愤恨也越来越强烈。

1933年初，日寇悍然进犯山海关、九门口，何柱国军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开始。2月初，山海关失守，我军退据滦河继续抵抗。张副司令立即调长城里的第二线部队的一部增援热河防务，统归新任命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汤玉麟任副司令兼兵团长）指挥。已集结几万人。我方部队还没调齐，日军即以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和伪军共约十几万人，配备飞机、大炮、装甲车、骑兵等，分三路大举向热河进犯。开鲁、朝阳、凌源三个防线，急电求援。不久，相继失守。同时万福麟部也腹背受敌，万竟放弃平泉向喜峰口方面撤退，将承德的门户完全敞开了。

热境战况骤然变化，使军分会第一处的工作立即紧张起来。此时以前，我俩已奉命每晚来官邸值夜班。每夜紧张繁忙，有时连夜宵都顾不得吃。张副司令陪同宋子文从承德返回后，每天都到地图室来几次查询战况或问交办事情的结果。有时一宿来几次。每次来大都是眼有血丝，衣履不整，或仅披件皮大衣，显出昼夜未眠的疲惫样子。他的心血精力，全部贯注在热河的战事上了。虽然败讯接二连三地传来，但副司令并没气馁，更没失去信心。三月四日承德陷敌的消息是在当天黄昏前得知的。我和惠德安刚到班，王处长还没走，当然他已了解战局的发展。这时张副司令来了，一进屋门，就对王说：“老鼎！你看汤玉麟不战而逃。万福麟违令撤退。”表情万分震怒。他用拳头擂着桌子愤恨地喊到：“可耻！可耻！纯粹是个孬种！一定要依法严加惩罚！”我还是首次看他发这样大的脾气。张和王以哲两人在里

间研究一下，立即下达任命东北军宿将刘震东为“热河挺进军总司令”的命令。时已夜半。我奉命乘车把任命状送到刘的住处。据惠德安说：“副司令授权给刘震东，让他领导、组织溃散的热军，进行反攻的准备。”尔后刘终于潜入热境，号召旧部，组成一支救国部队。日寇垂手占领热河后，轻取滦平，稍事停留，即以快速部队为前导，兵锋直趋古北口，北平形势立即紧张起来。四月六日上午，军分会收到日军在飞机、装甲车和火炮支援下，向我古北口前青石梁的107师前进阵地，发动强大攻势的报告。傍晚，该师急电：“青石梁阵地伤亡惨重，敌军有向古北口进犯的企图，请求支援。”张副司令立即将古北口正面的107师和其两翼侧的东北军第110师及112师合编为一个军，即第67军。任命王以哲为军长。我由北平军分会第一处少校组员调升为67军军部中校作战参谋，于1933年4月7日随同军长，星夜冒雪驰赴古北口前线，参加激烈的抗日战斗行列。

长城抗战时期第67军

古北口抗战 我随同王以哲军长到达古北口107师师部的时候，战事进展的情况是这样的：驻守在古北口外的青石梁、曹路口、巴克什营子一线前进阵地的107师621团王志军部，已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该团伤亡也十分惨重，团长王志军重伤抬下战场，由团附负责继续胜敌。107师张政枋师长汇报：“敌又增派兵力，准备更大规模的进攻。621团因伤亡太重，恐难支持。其他两师情况不明。”军长当与张师长及参谋人员商议后，一面派人通知110师长何立中和112师长张廷枢加强戒备；一面令107师将621团全部利用暗夜撤回，全师加强扼守古北口城垣的既设阵地，并以一小部在口

外警戒，另派一部分工兵沿潮白河沙滩，普遍埋设地雷、挖陷井等障碍物，以期阻敌装甲车的前进，并大致调整主阵地的兵力配备和火网布置。不久，敌先以飞机、大炮狂滥轰炸后，继以装甲车掩护步骑兵，向我古北口主阵地及其两侧猛扑。由于地雷炸毁敌装甲车多辆，又因敌是仰攻，我居高临下、瞰制战场，所以敌虽然进攻多次，均被我一一击退。敌恼羞成怒，于白昼派出飞机多架次，轮番对我城墙阵地及镇内民房，大肆轰炸。民房大部炸毁，军部所在的关帝庙，也被炸得一塌糊涂。某日上午，一颗炸弹落到军参谋处窗外，房倒屋塌，多人受伤。不得已，移至镇外小村内办公。当时镇内情景异常凄惨，敌机走后，我们回来时，见到一片败瓦颓垣，人畜尸体狼籍不堪，听到的是伤者的呼声和呻吟，状极悲惨。日落后，镇内人民，携男抱女，匆忙混乱地向北平方向撤退。络绎于途，终夜不绝，路为之塞。

日寇由于正面攻势屡次受挫，乃以一部兵力钳制正面我军，以大部兵力绕道两侧，由各山口攻击古北口的侧背。于是，战斗在110师和112师阵地展开。将军楼、龙儿峪，连日来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因敌是仰攻，两师阵地修的较好，所以一连数日，敌始终没得便宜。但两师官兵也颇有伤亡。军参谋处不断接到该两师参谋处的“战斗要报”。只有一方面予以鼓励，一方面重申军长指示：“拚死守住，不得放弃阵地。如可能，派出一部兵力出击，配合主阵地反攻，争取主动，以挽颓势”等。

此时，参谋处根据参谋长的指示，拟订了一个反攻计划：以112师主力集结在将军楼附近，利用敌兵集中攻击正面的机会，在暗夜，绕到敌人侧背，出其不意，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即使不能击溃全部敌军，也要打乱敌人布署，减轻我军正面的压力。可是